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二十八回 螺仙奉旨建道場 蚌精開腹宴群妖

卻說鐵拐先生和慧通、顛、飛等一行四眾，等得後面四道趕到，大家把雲步停住，但見後面四道衣飾不一，長短不齊，都是面貌凶狠身軀偉大之徒，一望而知不是正路仙人。鐵拐先向他們舉手為禮，四人也含笑還禮，請問鐵拐先生仙鄉法號。鐵拐先生說了，又回問四人。那中間披紅色道袍好像是個領袖模樣的答道：「貧道等皆海外煉氣士，自堯舜以來得道至今，因貪圖清閒，未昇天曹。貧道名凌虛子。」指右首綠袍者說是通玄子，又指後面紫袍、青袍者，說是冥冥子、空空子。」聞得淮海村文美真人門下有個田螺精修成法身，要在他田螺殼內啟建道場，此乃海中盛會，千古難逢，特行約伴前去一觀。」慧通聽了，朝鐵拐先生暗暗以目示意，鐵拐先生佯為不知一般，替慧通等三人介紹了一遍，但不說慧通是文美門下，又說也是聽得螺殼內道場的名氣前去參與的。八人便並在一處，推開雲路，急急進行。哪消片刻工夫已到淮河岸上。

鐵拐先生因未知四道法力，請他們先行。凌虛子因鐵拐人物狠惡，本來存心輕視，便也傲然點點頭，對三道說：「我們先走一步罷。」於是捏著避水訣，從汪洋巨波中開出一條大路。

四道也不招呼鐵拐等人，大踏步頭也不回的去。慧通、飛飛憤然道：「這道人沒禮。我們如此謙遜，他們竟敢目中無人，如此傲慢。況他們既是邪教，此去必沒好事，與其日後遭他們毒手，不如趁他們不防，趕上去用師尊飛劍斬了他們，不更省事便當麼？」鐵拐大笑道：「賢弟們學道多年，還是這樣性急，卻與他們的傲慢無禮同一不合了。我此去係奉祖師法旨前去主持道場，責任重大，對於外教邪魔自得設法防備，即至萬不得已時，還有祖師和許多師兄輩前來救援，何必同人家作此先發制人的卑劣行為。縱能必勝，亦已無名；萬一挫敗，何面目再見祖師並方外友人。即使勝負互見，旗鼓相當，未免誤時，也不免受祖師斥責。古人所謂小事不忍必有大害是也。賢弟輩須謹記今日之言，以後凡遇橫逆之事，萬勿輕舉妄動，須審察彼我情勢，可戰則戰，不可戰則退避三舍。毋寧忍一時之厚，作明哲保身之舉，但求刻志孟晉，百□年後安知不能洗雪恥辱。若因一朝小忿，遽抱性命去拼，卻又成匹夫之勇，非修道人之本了。」慧通聽了，非常心折，連連稱謝。顛、飛二人卻還覺本師忒煞厚，憤憤之氣仍未能消。慧通笑著替鐵拐安慰他們。

鐵拐先生笑道：「他倆秉性剛強，見義勇為，正是天賜俠腸。我所以愛賞他們，即因此等地方最易近道也。但過剛者必折，不於此等處用功，枉負數年養氣之功了。師姐且勿相勸，大概他們學養未到，勸也無用，再過幾年，定能把火氣退盡。那時就不用我說，也能曉得忍中樂趣咧。」飛飛、顛顛聽了，心氣卻就平了下去，都笑道：「師尊是向來這般讓人的，我輩卻總有些替他不服氣兒。今師尊明誨，只有回去格外多用些功，或者能把意氣放平，倒也省了許多是非。」鐵拐先生大悅道：「爾等能說這話，能這樣的存心，可見眼前學問已不比從前。我方才所說倒變了淺測之談了。」三人皆大笑。

鐵拐先生不念什麼咒，捏什麼訣，只把手中鐵杖一指，即有一條晶瑩光滑的平坦大路現在眼前，從岸邊直達淮海村覺先洞府的頭門，鐵拐當先，三人隨後向這路上走去。最奇的是望不到頭的一條遠路，消餐飯工夫都已到達洞口，回頭瞧那條路，已不知哪裡去了。慧通□分歡服，顛、飛倆只喜歡得手舞足蹈起來。鐵拐又向慧通說道：「師姐可知他四位道友傲慢得那麼樣了，只怕此時還在半途之中，須再過片時才得到此咧。」慧通點頭道：「那個自然，分水訣行道雖亦不是邪法，卻如何比得師叔的大道咧。」鐵拐笑道：「還有水遁之法比這更快，但顛、飛二人不能相從耳。」慧通稱是，因自己熟門熟路，便作領導在先引路。把師徒三人帶進至第二層時，張果父子並覺先本人都迎了出來，一見鐵拐，全體行下禮去。鐵拐也稽首相還。

隨後慧通又著眾人和飛飛、顛顛相見，大家相遜就座。覺先深謝鐵拐先生跋涉之勞。先生笑道：「彼此總是有緣之人，況又同門同道，些小之事何足掛齒。」張果見鐵拐仙骨神姿，雖然皮色醜黑，而一種清氣正從此中益發透顯得格外精神，自己好生欣羨，便坐在鐵拐身邊，請問修持養心的大道。鐵拐早知此人即是祖師所言與本人將來同事之人，也是格外敬重。當把自己所知所聞，凡可以增益他的學識的，都為之儘量指導。張果因鐵拐和本師文美真人是平輩，便以師叔相稱，二人格外覺得親熱起來。談了一會，主人覺先命人獻上山海珍奇的果點並自釀的百花美酒，款待鐵拐，遜之上座。鐵拐客氣了一陣，也不再辭。此外慧通、張果父子等也都按次就座，飛、顛兩列坐鐵拐左右肩下。

席間飛飛談起雲路中所見四道必非端人，早晚定來攪擾，不可不防。覺先因言：「聞得老蛟投身南海，新近拜在截教門下，自己又收了許多門徒，聞得我和張果在此，決定前來攪散我的道常好在我這裡也有許多高人救援，就是水晶宮中龍王夫婦和太子敖廣、敖順，都有萬夫之勇，驚人技，若知惡蛟作祟，必要起兵相助。如許眾多神仙，難道還弄不過一班獸類妖精嗎？」說罷不覺大笑。鐵拐正色道：「道兄卻也不宜□分托大，四海五湖，哪處沒有能人。我輩修道未久，本領有限，安敢輕量天下之士？就是我們祖師身為道教之主，是上中下三界神仙領袖，卻還不肯說句滿話呢，何況你我末道修行，安能藐視他人，口出狂言。屬在同道，敢貢藥石，伏望道兄採納。」慧通、張果聽了，忙說：「師叔之言真是金石，非道高學廣者，不但不肯說，也不能說。我輩叨了教訓了。」覺先自知失言，好生慚愧，也忙起立謝教。鐵拐先生見他們都如此服善，心中大悅，忙也舉杯稱賀道：「我教宗旨在利世不在自利，在真實不尚誇言。自古以來，從無大言欺世的神仙；自來的神仙，決沒矜誇法術、輕視同道者。某學淺才短，功德毫無，適聞所言，無非互相勉勵，互相規勸之意，過承諸兄獎飭推崇，反惶愧不安了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師叔太謙虛了，對於小輩似可不必。」鐵拐又謙了幾句，方對飛飛說：「你說的是那四人嗎？我已看準他們都是獸妖，此來不知是何主見，有基本領，現住哪裡。爾等便時，可即出去打聽一下，前來報我知道。果有相害之心，也好早作提防。」飛、顛兩躬身應諾。當下散了席。

覺先替鐵拐師徒預備了一間精緻雲房，在最後一進內。慧通導引進去。鐵拐見室中鋪設非常優美，□分不安道：「一個出家人，山林巖壑，古寺荒庵，到處都是家宅，怎能住得這般舒適，太費主人的心了。」慧通笑道：「師叔直如此克己，師叔是得道之身，應和我輩不同。現在天上多少仙人，哪一位不住的極好洞府，偏師叔還這般刻苦。」鐵拐忙道：「李某不過略知法術，若說真正大道，才能瞭解些皮毛而已，安能比擬上界金仙？望道友以後不要說這等話，增我愧惡。」慧通不敢再說，談了一回，辭別出房。鐵拐先生仍獨坐運用玄功。飛飛等卻奉旨出去調查那四個妖道去了。

鐵拐先生坐到天光，他倆仍未回來。先生陡覺心血微微一潮，猛可地悟道：「了不得，飛飛等被妖人擒了去也。」他也不對人說，慢慢踱了幾步，定下一個主意，伸手向室後一指，那宅子後面一層青灰色的大牆垣，正是那田螺殼最後一層，經他一指，突然現出一扇大門。鐵拐先生手攜拐杖，杖掛葫蘆，緩步出了門。又聽呀然一聲，雙門齊扁，痕跡毫無。於是順著水勢走向淮海村下流去處，見有一所絕大腰圓之屋，兩扇大門是一對蚌殼，半開半掩的。原來是截教門下一個大蚌修成妖精，他那本領不在覺先之下，也能以頑殼為宮室。一進門就是大廣場，廣場之後有平列的屋宇數百間。此番眾妖聞得田螺殼內做道場的盛會，因聽過老蛟之言，說老君門下許多徒子徒孫自負都是人體修成，輕視彼教，更可恨的是覺先妖婦明明是個螺精，張果又是蝙蝠，居然依附他們，也敢譏笑彼教全是畜生。因此激成公憤，聚集無數妖精魔怪前來淮海，預備和這邊群仙見個雌雄、分個上下。那蚌精原住海中，他便自告奮勇捨這軀殼供大眾寄寓之地，並建議在他這蚌殼內擺下一座擂台，專等覺先這邊眾仙前去比試道法。

這天慧通請得鐵拐師徒到了螺殼，同時凌虛子等四妖也應老蛟之請到了蚌腹。那老蛟卻已先期到來，當天由蚌精作東道主人，開個歡迎大會，所用肴酌全是附近海中特產。凌虛子飲酒中間笑說主人家把自己家內的生物宴請吾輩，今日之宴亦可稱為海宴。座眾為之撫掌。通玄子也笑道：「蚌師今天以東道主人盡東道之誼，所用又全係東家的同族，真可算得大義滅親，我輩委實心感不盡，但恐將來山中有事，我們要請蚌公去山上遊玩，卻沒有這許多同族可供欣賞，那卻是深可慚愧之事情呢。」老蛟同來另有許多妖魔，中有悟空居士、獨角大師、牛魔尊人、神獅大王等，乃是山中獸類虎豹牛鷹等物，與凌虛、通玄一象一熊同為獸中狠物，性

子本來野蠻，如今學成一點法術，越發無惡不作起來。當下獅牛兩都笑而說道：「凌、通二公何其謙也，我山中出產最多，較之海族不相上下，難道就不如蚌公的體面嗎？」通玄子笑道：「不是這麼說法，山中同族雖多，豈不聞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以山中諸位領袖跑到海中領受蚌公的海宴，心中尚深切不安，何況自殘同類，以飽外界的口腹。這等事情，我山中最下等的動物也知斷斷不行，何況你我呢？」眾妖聽了越發鼓掌稱揚，只有主人蚌將軍低頭默默，天有愁容。

老蛟恐他存了意見，不利於自己，忙著用言語支吾開去。通玄子也頗自悔莽撞失言，急向蚌將軍謝罪。蚌將軍也只得暗怒於心，不言不語。大家正在為難之際，忽然有小妖報稱：「有兩個生人，一男一女，前來門外窺探，一見小的們就避了開去，一下子工夫卻又來了。小的們恐是那邊奸細，不敢不報。」一言未了，老蛟猛地起身喝一聲：「拿我的槍來。」凌虛、通玄正在沒意思兒，急想避開這裡，忙把老蛟按住，笑說：「小輩遠來，未有寸功，這等小妖諒沒多大本領，用不著道兄親身出手，這場頭功由我倆報效了罷。」老蛟依言。二妖各持兵器趕出門來，席上眾妖因心中惦念，也各持器械出去壓陣。凌虛、通玄一出門口，果見男女兩人在門外探頭探腦，似乎窺甚秘密一般，遠遠一望不是別人，正是雲中所遇的飛飛、顛顛二人。二妖笑道：「原來是你這兩個狗頭前來送死。怪道雲中相見你倆那副鬼頭賊腦的情形，可知你倆活得有些不耐煩了，趕緊要找條陰曹地府的去路嗎？好得很，有膽氣的快快上來，你不上來，我們也要拿你作贄見之禮。」說罷，一個持槍、一個揮刀直攻飛、顛二人。他倆見凌、通二妖步步進逼，心中也是大怒，忙使手中兵器上前敵住，大戰百餘回合不分勝負。這邊老蛟和蚌將軍也都站在陣前，見凌、通兩戰不下飛、顛二人，那通玄子就說：「容貧道來奉獻他們一件寶貝。」說時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瓶兒，瓶口向著敵人，念一聲「摩雷呼魯徹」。對陣飛、顛二人只覺得一個寒噤，兩道魂靈一齊出竅，直飛入通玄瓶中，剩下兩個軀殼即由小妖們扛抬入門，丟在一間小屋之內。於是大家齊向三妖賀功，三妖都笑說：「今天便宜了那個跛道，要是他來時，放到此時也進了攝魂瓶中了。」老蛟聽了，猛然省悟道：「那跛道倒有些來歷的。他俗家姓李名玄，著實有些本領，老君很歡喜他，新收為徒。此人若來，大家真要當心一點。」獨角牛魔二妖見說，怒道：「你怎麼這樣畏葸，未見大敵，先存怯志，這不是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嗎？」老蛟聽了，面紅耳赤，說道：「我不過這麼說，也是指望你們當心一點，免被人家暗算之意，何嘗是畏懼他們？要是這般膽怯，我還是躲在南海修真養心去好了，何必迢迢萬里興師動眾的前來尋事呢？」眾妖正待解勸，忽見通玄子笑道：「大家莫鬧，我這寶瓶裝人魂魄，一進此中就昏昏如死，不過一個時辰魂消魄散，便和身體不能親近，連鬼都做不成的。怎麼今兒收得兩妖，關閉多時，似乎還在裡講論什麼，難道這廝們的魂魄比眾不同，格外的堅固耐用嗎？」眾妖一聽此言，不由稱奇道異起來。通玄子把那瓶塞入耳中，吩咐大家莫響，自己靜靜心心地聽了一會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怪哉，怪哉。這兩個妖精真有些兒本領。他倆死在臨頭，還在那裡唱山歌兒耍子咧。」眾妖一聽，哄堂起來，問他們唱的什麼山歌兒。通玄子笑了一會，才說出這山歌來。

未知飛飛等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